

六藝之一錄

五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九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五

印章

方寸錢志

吳門朱珪氏師濮陽吳睿大小篆習既久盡悟石鼓
嶧山碑之法因喜為人刻印遇茅山張外史外史錫之
名方寸錢持以過錢唐訪余於吳山次舍求一言白其

所謂方寸鍊者余笑曰予方以鍊石心取乖於世而子
又欲乖吾之乖乎雖然古之豪傑脩己治人者必自方
寸鍊始黃金白玉可磨此鍊不可磨也子以是鍊印諸
金銀銅玉犀象使佩之者皆無愧於是鍊外史心印之
教行矣吁豈真求工於刻畫無戾夫古制也哉今妄一
男子釋蹻起閭巷取封侯印如斗大印咫尺書驅役帶
甲百十萬如金翅鶚逐百鳥無一敢後者金斗之權重
矣哉吾不知果能為天子剪狂寇佐中興為生人開大

平無媿於汝鍊否不則徒以苟富貴不至腐尸滅名不
已使得珪方寸鍊印斯可以蒙金斗而爵榮名矣珪或
為今將軍刻符印其亦以是告之至正十九年秋七月
八日李黼榜相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
舉會稽楊維禎志并書

神斧磨天割紫雲仙葩殞玉發奇芬靈書寶訣開剛卯
不數人間小篆文

書刻輸君總色絲前身想是伏靈芝虎頭食肉元無相

金匱山房
卷一百二十九
鑄鈕休傳右顧龜

我家金粟道人章
瓦款蟠螭識未央
千古典型今復見
佩之何必獸頭囊

鏤玉塗金與錯銀
盡將工巧失天真
君能獨掃雕蟲技
定品他年合入神

伯盛朱隱君余西郊草堂之高鄰也性孤潔不佞於世
工刻畫及通字說故與交者皆文人韻士予偶得未央
故瓦頭於古泥中伯盛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驚其篆

文與製作甚似漢印又以趙松雪白描桃花馬圖求勒
於石精妙絕世大合松雪筆法惜其不得從游於松雪
之門使茅紹之專美於今世因題四絕於卷末以美之
伯盛勿以余言為譽後必有鑒事者公論也至正十七
年中秋日書于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顧阿瑛

方寸鍊歌贈伯盛朱隱君

人心何危患多岐方寸之鍊貴自持百鍊耿耿明秋暉
彼柔繞指何詭隨朱盛剛勁真吳兒法書鍊畫逼秦斯

晴窓握管儼若思學成變法出愈奇鍊耕代筆猶神錐
用之切玉如切泥孤忠不媿月食詩清便更賦楊花辭
元祐黨碑我所非驢鳴犬吠我所嗤雕蟲小技同兒嬉
屠龍妙割嗟奚為盛乎盛乎知不知南北車書滾滾來
中興定勒磨崖碑大書深刻非予誰肯至正廿年歲次
庚子夏六月初吉天台氏學者元鼎書于白蓮桂子軒

方寸鍊銘

婁東朱珪字伯盛工古籀篆文其於六書之義考之尤

詳嘗以餘力刻印章則為吳中絕藝間游錢唐遇句曲
張外史名之曰方寸鏤鏤以喻其能堅其志操期以進
乎道亦若桑國僑志於鏤研之鏤云雖然科斗書廢已
久必以篆籀為師法漢隸而下不在論能復其古其庶
幾朱君乎朱君與余相遊從嘉其志操之日堅今來予
來玉山中驗朱君之書法益有進是猶張旭悟公孫大
娘之舞劒器也見其刻玉石如切泥則又若漆園氏誇
庖丁解牛而得肯綮也張得於舞劒庖丁得於解牛吾

知朱君得於書而悟外史方寸鍊之旨矣遂述其事而
為之銘銘曰聖人作人文開龍馬出榮圖來神農氏尚
結繩民弗犯俗龐淳史倉頡肇有制譬孳乳乃曰字越
夏商歷周秦科斗廢籀篆臻漢而晉書變作唐風媮政
日惡曰逮今邈寥寥事刻畫昆吾刀鍾鼎隳石鼓頽心
太古婁朱珪至正歲舍庚子夏四月廿有六日河南陸
仁造

方寸鍊頌

猗方寸鍊螭昆吾刀游刃發矚妙契縱操六書與旨探
隤損勞史籀秦斯作則孔昭翔鸞翥鳳騰龍騫蛟為印
為章奎壁麗霄文苑藝林世賴榮褒我頌匪私永言勿
祧至正庚子八月十又八日淮海秦約造

方寸鍊詩奉美伯盛有道隴右邾經上

朱珪手持方寸鍊撫印能工漢篆文并剪分江龍噴月
昆刀切玉鳳窺雲他年金馬須承詔此日雕蟲試策勲
老我八分方漫寫詩成亦足張吾軍至正八月辛丑朔

平湖草堂中寫西夏朱仲義

朱生心似鍊篆刻藝彌精應手多盤折纖毫不重輕么
麼形獨辨螭匾勢初呈漢印規模得秦碑出入明風流
金石在潤色簡書并餘办庖丁解風斤郢匠成達觀應
自我賞會足平生趣刻無多訝因君託姓名錢唐陳世

昌

袖裏昆吾一寸鍊江南碑碣萬家文玉符金印雲臺將
大篆煩君為勒勲雲間陸居仁

十年兵興徧天下名山大澤罹野火野火盡燒秦漢碑
咸陽鬼哭無人打故人吳睿業篆隸好古乃有如珪者
妙刻金粟道人章尤精白描桃花馬金印徒聞如斗大
零落當時建章瓦君不見黃鶴仙伏靈芝北海文章長
高價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於海嘯軒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
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
所用人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精宮道人在

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精宮道人
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
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文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
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
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
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
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
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坐

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皋鶴叟蓋用杭州三山
名臨平皋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煙過眼錄
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姓字作隱語
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
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竒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
盛印譜後

夏溥學古編序

諸序不涉印
文者不錄

余在杭識吾先生時年二十有七先生住生花坊一小

樓樓上下分業弟子先生不下樓高弟子畚下樓授書
客至樓童輒止不使登通為誰於先生先生使登乃登
客初余得通而登先生起臨梯余仰見之則大聲曰此
樓不易登也先生即曰此客不易得也先生座有婺人
潘昧問余從越中來有所作乎余舉來見先生詩大喜
余綠雲如聽晚簫吹之句因示余簫并兩鐵如意一舊
者頗拙重一新者先生特以為佳東壁上數本皆秦漢
碑壁下一漆几几上皆漢唐官私印先生以三紙列印

几上者為遺今尚書後余數來登樓童不止也先生每
語余篆書事大抵皆今三十五舉中語然余候先生好
情思多求為諸人寫私印見先生即捉新筆書甚快寫
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寫可証也先生姓本吾丘其
私印有竹素書房吾氏子行我最懶放懷真樂飛雲丹
霄此數印串印鼻以小韋帶常在手磨弄之蓋欲和其
四稜令有古意先生眇左目左足跛然其風度纔一言
一笑間皆令人喜雖不言不笑時亦有韻遂變宋末鍾

鼎圖書之繆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真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徐公琰一日求登先生樓樓童堅止之不得登使通此廉訪使先生聞之從樓上答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耶願明日謁謝見使節後公屬先生以說文校定近吳主一得先生學古編周秦石刻釋音近代名公書評亟刻入板因附書余見先生時以告主一併發先生學古編目序意為序其下鈞臺西夏溥書

吾丘衍三十五舉